

燈柱掛老鼠箱

過來人



八十、九十後的朋友可能未聽過「電燈柱掛老鼠箱」這個形容詞，但相對於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朋友而言，卻可謂刻骨銘心，因為它不僅是當時生活寫照，也是對人們體型的貼切形容，下面就讓筆者講述一下這句說話的來源及內涵吧！

話說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戰後百廢待興，人們生活條件惡劣，以致老鼠橫行，低下階層市民唯一可以應付的，就是使用老鼠籠或者老鼠夾去捕捉老鼠，由於老鼠身上帶有大量病菌，因此人們在得手後都不會胡亂棄置或處理，當時港英政府的市政局（今簡稱食環署）為了方便收集死老鼠，所以在街頭巷尾的電燈柱掛上一個黑色有蓋圓桶，內裏裝有可以殺菌的臭水，方便市民將捕捉到的老鼠放進其中，由市政局清潔工定時清理，雖然以現今角度觀察其實很不衛生，但以前香港對衛生條件要求沒有今天那麼嚴格，因此市民都習以為常，加上當時的處事方式是最緊要方便，所以周圍燈柱都會發現老鼠箱。

由於老鼠箱的高度只有半呎左右，但電燈柱則高達十多呎，兩者放在一起就形成強烈對比，鬼馬的香港人便發現走在一起的兩個人（特別是情侶）如果高矮相差明顯的話，以「電

燈柱掛老鼠箱」去形容最貼切不過，甚至被應用為粵語長片的對白，逐漸就成為香港當年的流行用語。

講開捉老鼠，現今的人可能沒有這種體驗，但年過花甲的朋友相信都有過捕鼠的經驗，由於老鼠的嗅覺靈敏，所以人們為了吸引老鼠進入籠或者被夾，大都會認為使用燂魷魚作鼠餌最奏效，有人在活捉老鼠之後會淋上火水將之燒死才放入老鼠箱，但在六十年代港英政府開始重視保護動物權益，因此法庭首次將有關行為列為虐畜並判罰，自此之後，燒老鼠的行為就再鮮有聽聞了。



▲在海洋公園香港老大街景區內仍有電燈柱掛老鼠箱展示 作者供圖

戲說令狐冲

王 樂



金庸先生的小說膾炙人口，且幾乎篇篇都會被改編拍攝成影視劇，成為一個又一個經典的熒幕形象。隨着這個時代的變遷，還會再看金庸小說的人越來越少，甚至還能吸引眼球的金庸劇也不再多見了。感懷之下，翻起家中的金庸小說來看，自然而然地就挑起了《笑傲江湖》，只因爲令狐冲是我所最喜歡的金庸筆下之人物。因爲其他人物的性格，例如郭靖的善良笨拙、楊過的叛逆，韋小寶的賊逆兮兮，似乎一般男生的身上都能找到一些相似的痕跡。就上面的三位而言，他們似乎有着某種特定原型，郭靖似乎出身偏遠山村，楊過像個青春期的孩子，韋小寶乃市井人物，而令狐冲，還真是難以讓人看出他的生活原型。

其實，令狐冲的性格很具有現代味——他極其率意、坦蕩，天生不願受任何拘束，並且很有男人的骨氣。關鍵是他還多次因禍得福，似乎沒怎麼費力氣就有了絕頂的本事。當然，令狐冲的英雄生涯裏也是有過一段落魄日子的。他被心愛的小師妹拋棄、被最敬重的師傅師娘疑忌、被同門遠離，後又得知將不久於人世。種種事件，都使得令狐冲的處境到了絕望的地步，然而峰迴路轉，他結識了任盈盈，也同時踏進了另外一個圈子。雖然心中苦悶且命將不久，然而仍然毫無懼色，大碗喝酒、結交朋友。

也正是令狐冲這樣的性格，最終才能笑傲江湖。他轟轟烈烈，他也瀟灑灑灑，什麼事情都掄動靜大的幹。影響力漸成後，他卻再三拒

絕了少林寺方丈的好意收徒，又抵擋了多次任教主的威逼利誘——於江湖中的最頂級人物面前尚且不懼，於生死大義面前亦不懼，那令狐冲在天下還懼什麼呢？於是，他自然地就笑傲江湖了。

「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此之爲大丈夫。」這是李敬澤說孟子的話，如黃鐘大呂，此言甚當。金庸筆下，令狐冲在「威武不能屈」這一項中是做得最好的，誰也不能讓他低下高傲的頭顱。「貧賤不能移」對於他這般江湖兒女來說也不是什麼難題了。至於「富貴不能淫」，從他信守承諾地守護着小小的尼姑派的行為中也可見一斑。所以，令狐冲基本上可以算一個大丈夫。

從一個側面來說，這或許也說明現代人都把感情看得比古人重，古人公私內外是分得很清楚的，在事業追求遇到挫折時不墜青雲之志，個人感情是不應該對志向有影響的。令狐冲對江湖是沒有野心的，而這正是他討喜的地方。

本事固然可以再練，永無止境，而性格、骨氣，卻往往伴人一生。三國中，被俘後被殺的多是求饒之人，而「死則死矣」死硬不屈的卻往往受到尊重和寬宥。理由很簡單，對舊主不忠，對新主也將不忠。所以，在古代，沒有傲骨，那是很受鄙視的。似乎骨氣這件事最難修煉。生活中的普通人，低頭是很自然的。利益的博弈構成現代社會的均衡。

作為生活中的普通人，我們應該都在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向現實低頭。不得不說，在生活中是很難保持完完整整的骨氣的，從這一個觀點出發，都市男女分外欣賞令狐冲也就不難理解了。



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肖像畫便成為了皇室貴族及富豪們爭相委約的繪畫題材之一，到了十七世紀的荷蘭

，風格畫（Genre Painting）的日趨盛行絲毫未影響人們對肖像畫不減的熱情，有錢有勢的家庭都會邀請肖像畫家來給自己及親人畫像，爲了後世流傳。就像片中「胡椒大亨」男主人對女主角所說，「你覺得我邀請肖像畫家是虛榮心作祟嗎？有點兒吧。即便未來關於我的一切都將被遺忘，起碼後人看着那幅肖像畫還能說：看看畫上那條『幸福的老狗』」，他不還是有位年輕貌美的老婆嗎？」畫家和模特的婚外情乃是本片的主線，但二人戀情的燃點則是

源於描繪肖像畫的現場。或許很多藝術愛好者們至今都會好奇，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肖像畫家們究竟是如何作畫的？《鬱金香狂熱》則通過劇情的發展恰到好處地給出了答案。影片着重將肖像畫家在現場創作肖像畫時的狀態和其在工作室的幕後創作過程都呈現出來。從最初的素描稿打底；到移植到畫布上色；待現場對着委約人講解其創作意圖的部分更是讓觀者能夠進一步了解荷蘭黃金時代繪畫作品中許多頻繁入畫的靜物隱喻。比如，地球儀象徵着全球貿易；天秤則用來表現衡量人類的罪行；骷髏頭則試圖告知觀者在死亡面前，一切表象皆虛榮；包括文藝復興時期



乘免費小火車上行，五分鐘到達。

蓋蒂中心的吸引之處，在於它別具一格的建築和花園。建築成線性，內外流暢、大氣簡潔，是現代與古典相結合的傑作，由建築大師理查德·邁耶（Richard Meier）設計，曾獲美國建築界最高榮譽獎。中心的花園以白色爲基調，襯以綠色植物，光線與空間磊磊落落，就像一幅油畫，清新脫俗。

展館裏，幾本厚重的書令人爲之一振。那是幾本手寫的書，書法和裝訂相當精美，與現代書籍相比，毫不遜色。如果不看年代也就罷了，當看了上面寫的「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我們感嘆！那是完整的、像電腦列印的厚書呢！這水準，在那尚不發達的年代，裝訂者是怎樣裝訂的？寫書人是怎樣一字不錯寫出來的？那是心血的結晶！讀這樣的書，讀書人要怎樣地惜字如金、惜墨如金，才對得起寫書人啦！

洛杉磯的蓋蒂中心（Getty Center）是一個藝術館，佇立在山頂上。居高俯瞰，近處是繁忙的洛杉磯市，遠處是平靜的太平洋。從山腳

蓋蒂中心有感

小 冰

那天有個參觀者，一邊看一邊在嘴上嘖嘖嘖！我們雖然不嘖，內心卻與他一樣，充滿感慨。

IT時代的人，文風越來越不嚴謹，奢講口水話，頻繁使用語氣詞。常見一些有聲、有色、有文字的用餐介紹，既不編輯也不打草稿，把所有進餐者的閒話全部放上去，一點可讀性都沒有。這IT時代的負面效應，說起來真是可悲！罪魁禍首是誰？刨根問底，是電腦是手機。現代人個個有手機有電腦，寫字不用紙和筆，沒有成本，文字來得容易了。

從古至今，人們說話寫字在趨於囉嗦。用三個階段來說明這個現象：一，古時候，人們爲了保存資訊，把字寫在竹簡上、樹皮上、石頭上、羊皮紙上、動物骨頭上。製作這些東西成本高，不容易，使用資訊的人個個都倍加珍惜。因此，古文優美而精煉。二，到了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讀書人有了紙張，方便了，書寫量和閱讀量大大增加。民國初年，從文言文轉化到白話文，語言隨意了，說話囉嗦起來。三，網絡時代，書寫工具是電腦是手機，人們寫了又刪，刪了又寫，不刪也不要緊，容量是雲端、是無限大，隨心所欲的講和寫，結

果更囉嗦。

蓋蒂中心展出的油墨畫，有人頭像的、樹林的、家園的、孩子們嬉戲玩耍的，都反映貴族階層美好的生活。好像歐洲繪畫極少表現窮苦的民間，這一點與中國畫不盡相同。畫中十六世紀以前的貴族，男人都流行燙頭，金色大波，或頂在頭上，或長髮披肩，直到十七世紀以後，才不再流行。看着貴族們彎彎曲曲的頭髮，我心中有一個不解的問題，在那個不發達的時代，他們用什麼技術燙髮呢？那時候的女人不燙髮，女人把頭髮扭成一個結，盤在腦後。後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輪到女人燙髮了。

蓋蒂中心有一個展廳，專供人們學習臨摹繪畫。那天我們看見有一群學生正在那裏上美術課。老師站着講課，學生聽課席地而坐，無拘無束的。如此這般，我想，他們的創造力或許能天馬行空。

中心主人羅傑·蓋蒂（J. Paul Getty）生於十九世紀末，他因石油致富，二十三歲時成為當時的百萬富翁，一九五七年被財富雜誌標榜爲美國最富有的人。到洛杉磯，蓋蒂中心是值得一遊的藝術殿堂。

夢縈清華園

鄧 斌



是最香甜的。

清華園，寧靜而美麗。不論是踩着吱嘎吱嘎的破自行車、若有所思的老教授們，還是拎着菜兜、大聲談笑的老太太們，都不曾在我的印象中留下一絲的嘈雜。相反的，所有的聲音都與清晨的鵲語、田間的蛙聲一起，變成了寧靜的一部分，便如懷舊電影一樣，似乎連畫面顏色，都有些黃舊和模糊了。

大院生活，各自精彩。軍隊大院裏，滿是領章帽徽、威武雄壯的軍人。清華大院裏，卻滿是邋邋遢遢、左右腦嚴重失衡的書生們。今天有時在微信中會看到對書獃子的嘲笑，令我會心地笑出來。可戲謔之外，又有多少人會體會到半個校園都是書生的環境是什麼感覺呢？印象中，我的父親經常會坐在書桌前，爲學生判作業至夜裏。那時他是汽車系的年輕教師。家裏十來平米的面積，一張大床佔去一半。父親的燈光和翻卷聲會把我時時吵醒。而今他的學生們，也早已桃李滿天下了。如他還在世，我倒真想問問有哪些名人呢？

忘記了是哪些年中，我們曾與熱能系潘際鑾教授同住。大家都是系裏同事，都騎着破自行車，都是邋邋遢遢的窮酸書生，誰也不會把誰太當回事。卻是直到最近，微信中滿世界傳的有關「高鐵英雄潘際鑾教授」的文章，令我頓覺連自己也高大了一些：原來在我們眼中一位普通的鄰居教授，在外面世界眼中，可以是這樣的偉大！那麼我的父親，以及他那些每天在充滿機油味的實驗室裏鼓搗發動機的書獃子們，大概也曾是中國的痛苦奮鬥中默默無聞卻了不起的戰士吧？如此，這個大院，又何嘗不是鼓盪着捨我其誰鏗而不捨的英雄之氣呢？！

我曾經那麼想上清華啊，卻因爲中學時化學不好而不得不改了去上文科班。雖說人各有命，各自精彩，但作為清華教師的兒子



◀▲清華大學是我國最頂級的高等學府之一 資料圖片

，實在也是愧對家門。但只要仔細想想清華附中的歷史，任誰都會驚奇，我們那個自認爲是清華大學預備學堂的清華附中其實盡多是學文的好料呢。我那個著名的同班陳魯豫不說了，她的播音界前輩張宏民、杜憲，作家張承志、史鐵生、甘鐵生、鄭義等等，每一個都讓人驚奇地發現，原來這片飄着化學實驗室和機械潤滑油味道的土地上，竟蘊藏着這麼巨大的文藝激情……

工作已經二十六年頭了。每每回顧，總是說：最塑造我的人生觀的，是在美國生活的十幾年和在清華的日子。

人的一輩子中，總會有那麼幾句曾震撼過心靈的話。於我而言，記得最清、念之最勤的，有兩個。一是附小班主任吳琴老師在我有一次撒謊時說的：「這是你心裏的一棵毒苗！」三十年後，這句話被我用了在我的孩子們身上。我用它，是因為記住了當時聽到它時的羞愧和惶恐。

另一個，是初中教語文的崔維蓉老師說的。崔先生前幾年不幸過世了，令人思之神傷。初二時的夏令營，是在北戴河過的。在回來的火車上，崔先生與我做了一次人生長談，最後送我八個字：「永不怕苦，永不服輸！」沒有想到，這八字竟成了十幾年後，在美國令我於種種逆境中頑強生存的精神支柱。今天，我每一次在人生哲學演講中必會分享這八個字，無論在內地，還是香港或台灣。先生九泉有知，庶幾可以寬慰一二吧。

清華大院是個神奇的地方，承載了我幾十年的印記。讓我寫一片大文章或許了無頭緒，但拉拉雜雜的竟如湧泉流水般冒出了這麼多的舊事。有趣的是，雖然我無緣踏入清華大學的教室，但每當遇到清華校友時，我都會說「我家是清華的。」那感覺，似乎比清華的畢業生還要根正苗紅呢。

由《鬱金香狂熱》看懂荷蘭黃金時代的興衰

王 加

確的特定姿態則請身邊友人「友情客串」模特來完成。除了如何創作之外，畫中該包括什麼更是一門學問。在荷蘭黃金時代中，畫面中出現的任何一件物品都不僅是做爲單純的裝飾而出現，影片中畫家對委約人講解其創作意圖的部分更是讓觀者能夠進一步了解荷蘭黃金時代繪畫作品中許多頻繁入畫的靜物隱喻。比如，地球儀象徵着全球貿易；天秤則用來表現衡量人類的罪行；骷髏頭則試圖告知觀者在死亡面前，一切表象皆虛榮；包括文藝復興時期

繪畫中聖母所身着的藍色袍服並不是代表聖潔，而是能夠磨製出藍色的青金石由於來自遠東因此最爲昂貴……這些爲了順應故事情節發展被無理成章融入的知識點，無疑爲觀者了解荷蘭黃金時代繪畫大師們的藝術作品提供了比一般書本文字介紹更直觀的途徑。

正如影片結局所闡述的，一場已經可以預見的崩潰席捲了鬱金香交易市場。一六三七年二月四日，賣方開始大量拋售鬱金香，其價格在一周內暴跌百分之九十，

公衆陷入恐慌。兩個月後的一六三七年四月，荷蘭政府的一紙禁令，爲荒謬的《鬱金香狂熱》畫上終點。自此，荷蘭經濟元氣大傷。儘管長達八十年的荷蘭反西班牙獨立戰爭於一六四八年結束，但很快荷蘭又於一六五二年先後三次被捲入了英荷戰爭，直至一七一五年荷蘭共和國宣布破產爲止，再也未能恢復往日的輝煌。在此社會背景之下，如弗朗斯·哈爾斯、倫勃朗、維米爾等荷蘭黃金時代的繪畫大師們在經歷了職業生涯初期的輝煌之後都無可避免地遭遇了貧困潦倒而終的結局。儘管《鬱金香狂熱》所講述的是在一六三四至一六三七年這個特殊歷史時期人們因對鬱金香近乎歇斯底里的追逐而產生的愛恨糾葛，但其影射的仍是幾個世紀前盛極而衰的荷蘭黃金時代。（下）